

衛瑪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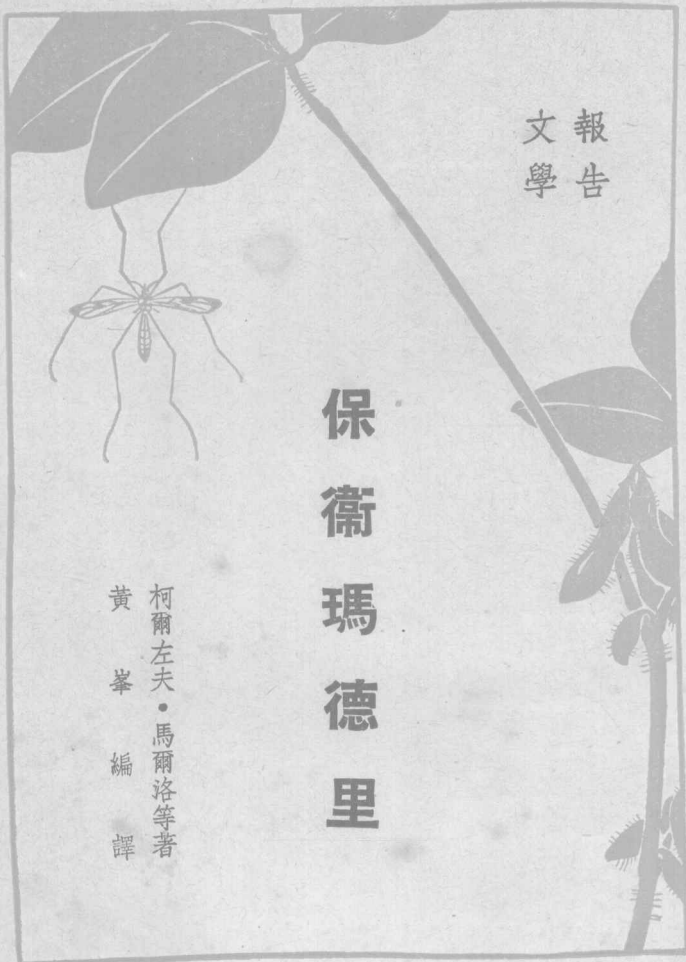
柯爾左夫等 · 黃峯編譯



報告
文學

保衛瑪德里

柯爾左夫·馬爾洛等著
黃峯編譯



保衛瑪德里

版權所有

原著者 柯爾左夫等

編譯者 黃 峯

經售者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市

1937年7月20日初版

1 — 2000本

實價五角五分

甲 項：第37號

出版物：第98號

小序

血中火中的西班牙！它的戰爭，從爆發到現在，已經有一年光景了，而據我們看來，這一戰爭正未有窮期。有些政治觀察家說，這一戰爭或將延長到兩年以上，至少將拖過一九三八年的夏天。無論這句話的正確性會有什麼樣的程度，總之，無可懷疑的是：西班牙戰爭是一種長期的決鬥。

血中火中的西班牙！你想想一下它的苦難的運命吧！你想想一下它的堅決的搏鬥吧！它的父老婦孺，死在法西叛軍以及德意強盜手下的有多少了？尤其是它的青年子弟，少壯戰士，被他們內外的敵人屠殺了的，有多少了？他們的抗鬥，他們的喪身，究竟是爲了些什麼？

血中火中的西班牙！它的戰爭，就我們所知，早已不是單純的內戰，而是國

際民主勢力、反法西斯陣線跟反民主勢力、法西斯陣線之間的悲壯劇，而且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前奏曲。一邊是殘酷的侵凌，一邊是英勇的自衛，一邊是出賣祖國，一邊是救護祖國。在無恥的西班牙叛軍的狂攻之下，在德意對叛軍的直接加緊援助之下，在英法的不干涉政策對德意一再讓步的間接援助之下，到了最近，比爾波（西班牙北部巴斯克邦的要港）又告失陷了。據說叛軍（德意的凶手也一樣）正準備分兩路着着進攻了：西進，攻聖坦特；南下，攻瑪德里。

血中火中的西班牙！它的首都瑪德里，不僅僅是西班牙全國人民的力量和希望所集注着的中心，而且是「整個世界的思想和感情都在關心着」的「美麗的城市」①，在西班牙的戰爭中，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世界大眾都有自己的崗位。是的，「讓每座房子都成為戰壘，每條街道都成為戰場吧！」②這決不僅僅是身在西班牙戰場上的健兒們的口號。因為保衛瑪德里，就是保衛民主，保衛革命，保衛

①②均引自電影火中的西班牙（"Spain in Flames"）。

和平，那是不容細說的了。

x

x

x

x

在這個用意之下，我貿然地答應了書店的邀約，僭妄地編起這本書來，使一些關心西班牙問題，關心世界和平問題的讀者們可以從這些報告文學中獲得西班牙的實情，增加他們對殘酷戰爭的印象，鼓勵他們以敵愾同仇的勇氣。

編譯者誌 七月三日

目次

小序…………編者（一）

M·柯爾左夫作：

偉大的燈塔…………黃峰譯（一）

戰綫上的桃羅斯·伊巴魯意…………意梧譯（七）

着魔的森林…………天虹譯（九）

I·愛倫堡作：

瑪德里風光…………徐沫譯（元）

常勝軍打敗了…………洪彥霖譯（三）

經過戰亂渦中…………枕流譯（元）

瑪德里的孩子

江水譯 (五)

赤色阿里康德

江水譯 (五)

E·索馬柯衣斯作

瑪德里——瓦倫西亞——巴塞羅納

綺萍譯 (六)

A·瑪爾洛作

煅煉人類的運命在西班牙

黃峰譯 (七)

錫斯提芬斯作

利安的陷落

陳占元譯 (八)

N·夏洛蒙德作

戰爭的西班牙

湘漁譯 (一〇)

R·里昂哈德作

「厄爾·赫爾」堡

姚思慕譯 (一一)

R·倍慈作：	撒加斯塔同志只燒了一座教堂·····	義之譯	(一四)
S·T·華納作：	我見了西班牙·····	唐弢譯	(一六)
W·P·卡乃作：	生靈塗炭的瑪德里·····	姚克譯	(一七)
P·德·拉·託連忘白牢作：	最後的通信·····	孫用譯	(一八)
F·萊昂耐作：	第一戰·····	亞森譯	(一九)
H·斯拉達作：	法國橋旁的會見·····	亞森譯	(一九)

火線下的瑪德里

黃峰譯 (二七)

瑪德里的日常生活

黃峰譯 (二五)

代跋·附錄

自由的旗手

黃峰記 (三一)

新興文學在西班牙

黃峰記 (三五)

偉大的燈塔

M·柯爾左夫

——十一月十三日在瑪德里

十一月十三日，巴什吉爾自治共和國是在烏霞的文化宮里舉行第十次非常的代表大會。大會是要討論巴什吉爾議會主席茄非洛夫同志關於蘇聯新憲法草案的報告，結果是一致通過了。大會向約瑟夫、莫洛托夫、加里寧同志們以及英勇的西班牙共和國致送了賀電。

我在本地報紙“El Liberal”上面讀着這段新聞。這一張印刷很壞的報紙，是瑪德里刊行的自由黨的唯一機關報，因為法西斯的軍事封鎖，已經奪去了瑪德里的新聞印刷，而德國的飛行家也已經用了一百二十啓羅格蘭姆重的炸彈把原有的“El Liberal”的印刷工場炸光了。

這張報紙里面所發表的各項消息，是並不正確的。可是對於烏霞這名字，我當即誤爲了烏發，同時對於巴什吉爾議會的主席茄非洛夫這名字，也當作了我的朋友巴什吉爾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阿夫沙拉·泰琪洛夫了。然而，倘若不是從烏發，從納爾契克，從莫斯科來的話，那麼，這種國家當局發給西班牙民主共和國的賀電，試問還有那一國會送發出來呢？

瑪德里的自由黨是很知道這一點的。除了從烏發來的電訊以外，他們的報上差不多就沒有什麼國外消息。從前曾經有某種歐洲。從前，在倫敦曾經有某一個路易·喬治，在巴黎，曾經有某一個德爾波；代表團來來往往，從一國走到別一國，演說詞在萬國議會間的宴席上舉行，酒杯的碰嚮，就是友情和忠誠的表示。然而，當佛朗哥將軍在他的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僚友的支持之下派遣了大軍進攻西班牙，以圖建立他的軍事獨裁的時候，一切有名望的朋友們都突然不見了，也從此更不再談到各個民主國家之間的相互扶助了。雖然如此，但瑪德里的自由黨

員們知道現在是存在着某一個巴什吉爾自治共和國，而且知道這一共和國對於西班牙民主共和國正表示着積極的同情；他們更知道西班牙勞動者們久已知道了的一切。

在這種關係上，要判斷莫斯科的非常代表大會的不可限量的重要性，那是困難的。

在許多的國家，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已經被法西斯主義毀壞了。它若不是像在德國那自殺了事，那麼它便一定是像今日的西班牙這樣負起真正的武裝鬥爭，而在普羅列塔利亞和農民里面追求聯絡。

但在這種聯絡之中，勞動者羣並不是一種低微的、可憐的關係。它充滿着精力和勇敢；它參加鬭爭，團結一致，而且充滿着決心；它自有它自己的德謨克拉西王國的理想，而且實際地已經實現了這一理想了。到了明天，它將作為事實而出現，以蘇聯新憲法的姿態，而在莫斯科的克林姆宮出現。

我簡直不能想像，比我現在寫上這幾行文字的夜還更黑暗的夜，到底還有沒有。在外面，哨兵是當心地隱藏着他們的香烟的火光。商店正怖着它們的百葉窗；一切的窗戶都深深地遮上着重帷。在牆後，受傷的人們正在呻吟。大砲正瞄準着瑪德里放射它那足以毀滅一切砲火。這是克虜伯軍火工廠的出品——從前是德皇威廉的軍火製造家，現在是後繼者希特勒手下的軍火製造家。轟炸機在屋頂上轟轟地響着——這都是蓉克斯飛機，——德帝國主義的九頭鳥。坦克車在橋頭響過，拚命要衝破瑪德里的防綫，——這些是墨索里尼的坦克車。整個的世界反動勢力，都集中向瑪德里的進攻，正想奪到它的鐵掌里面去。爲些什麼原因呢？簡單的，唯一的原因，是，這一城市和這一國家要過一種自由生活，而不肯被迫地屈辱於國內和國外的壓迫者。

受着這種夜飲會的恐怖，歐羅巴是退縮回去了，政府——國家和政黨的主腦——那些在明天將被這種烈風暴雨嚇倒的人們，一些都不從事於鬭爭的嘗試，小

心翼翼地逃避着爭端，像怯懦者一樣，畏畏縮縮地，卑躬屈膝地，只是直白地希望着法西斯主義能靠着懇求而抑制下去，希望着用賄賂和讓步的手段能把法西斯主義收買下來。只有全世界的普洛列塔里亞，在黑暗的、寒冷的夜里兀然地獨立着；他們是富於自信的，向着外界的冷酷挑戰的，保持着他們在巷戰中的崗位，緊緊地堅執着他的來福槍，槍上正滴着潮濕氣，同時他們繼續地用他們的凝視的眼光穿透着濃厚的黑暗。他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們本國著名的政客和大臣們所不能而且不願看到的一切。他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他們的保衛馬德里這一舉，也正是保衛了巴黎、倫敦、哥本哈根、和日內瓦；明明白白地看到了倘若法西斯主義強盜在今天勝利地破壞了西班牙的德謨克拉西以及壓倒了西班牙的人民，那麼，法國人，英國人，捷克人和歐羅巴以及全世界的各國人民在明天都將被法西斯主義所轟擊。

這個偉大燈塔——莫斯科——從遠遠的地方，通過黑暗的世界，射發着塔上

的光芒。在那兒的克林姆宮里面，大廳是擠滿了人們。只有在這里，在這宮里，在這城里，在這國家，人知道法西斯暴徒是沒有什麼可害怕的。同時，在那里，這個時代的一位最自信的，最勇敢的，最剛愎的人，這個偉大的國際公民走上了講壇，向全國，向全人類宣布着勞動人羣的自由和權利的憲章。

這個文獻，可說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東西，足以使在反對帝國的戰鬪中倦乏了肉體而傷毀了心神的男男女女們注滿新鮮的精力和勇氣。

「是的，我們是足以戰勝敵人的」，勞動者，農民，知識份子，獨自面向着法西斯的惡魔，這樣說。是的，這一切都是真實的，這一切都不是什麼夢。

是的，我們是可以戰勝敵人的。是的，這一切都是現實，雖則是首先並沒有獲得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許可和應諾。活着的，呼吸着的一切，就有蘇聯新憲法保證着。這種無敵的力量，「新興」●的德謨克拉西，是活着而且繁榮着。它

站在一切人類的眼前，它能夠接近到一切人類的身邊。這種德謨克拉西，不單單是想到本國自己。在他們的大會里面，巴什吉爾共和國的人民不僅僅議到他們自己的事情，還議着西班牙的事情。他們給瑪德里打了一通致賀的電報。而且不僅僅是賀電吧了：瑪德里的母親們，孩子們所吃的麵包，肉類，和牛乳方面，也正有着從巴什吉爾以及蘇聯的一切人民送來的東西。兩年以前，當阿斯脫里亞的鑛工們爲反動的武裝勢力鎮壓而且擊退之後，而不得不離開他們的本國，他們便找到了一個新的家庭，在蘇聯德謨克拉西的保護之下找到了麵包和工作。據說，這一件舊事曾經使希特勒和佛朗哥發生了不快之感的。

在這種沒奈何的境遇中，西班牙的，德國的，和中國的勞動者們，獲得了巨大的慰安和鼓勵的源泉。蘇聯及其德謨克拉西，是存在着，對無論什麼都不害怕，而且怎樣都不能毀滅它。因此，誰都有戰鬪的能力，而這種戰鬪是值得從事的。這確有取得勝利的可能，確有享受它的成果的可能。一支從燈塔上射來的光